



烈火焚輪
也



33.2
pp 91

作者底其他著述

還鄉道上……………（短篇創作已毀版）

時代底熱力……………（中篇創作）

紅燈……………（短篇創作）

從開展到矛盾……………（隨筆）



寫在前邊：——

我不懂得賣弄，
但也不願藏拙。

在明槍與暗箭底壁壘下，我將這本集子付印。

開始寫作，是在五年之前。在過去，已經有過一本集子交給書局出版，不幸全書尚未印就之時，國內的政治舞台上又起了變化，而我居然以書中一段文字的關係，見罪於當時的要人先生之案下，於是，稿件被焚燬了。剛出第一本集子而即遭碰壁，誠然是非常傷心的事跡，然而，我這條賤命尙能苟延於今日，算來已是萬分幸運矣！

如今，又撫拾數年來的作品，作此第二度的嘗試，我想：這一回總不致再有什麼意外吧？這裡，文字的好壞，我自己是不便有所「畫說」，如果有人購讀此書後，覺得不甚滿意而欲謾罵，則我未常硬拖人家來賣我的書，自當置之不聞。但，有以誠摯的批評見賜者，極願虔誠拜領！

這本書的能夠如期出版，應該感謝我的妹妹佩青爲我抄謄稿件，和洪正倫兄在百忙中爲我作封面。我謹在此處爲他們祝福！

潘子羣

——九三一，九，十五・夜——

這本書裏：——

- 寫在前邊..... (1)
- 衡衡..... (23)
- 第二次的會見..... (23)
- 茶樓上..... (47)
- 乾柴與烈火..... (65)
- 印捕之死..... (91)
- 萬羅..... (103)
- 第九..... (117)
- 六個月..... (125)
- 母親底剪刀..... (143)
- 狂醉之夜..... (151)
- 她在跳躍着..... (163)
- 決鬥..... (181)

術 術

冬，真的完全蛻化了。春風捲着些使人醺醉的氣息吹拂到人間。

太陽照耀大地，將一些曾被嚴霜冷雪和北風所征服過的物類全都解放了。花草在日光下點頭微笑，蜂蝶髣髴有點輕薄意識似的在環繞着，追逐着，小鳥在水潭旁將自己的羽毛整刷得很乾淨，飛上枝頭長鳴，使人們從牠歌唱中取得歡悅。世界是整個地浸沉到美化的雰圍裏，如果沒有金錢，沒有女人，則所謂“擊壤而嬉”的時代，正是眼前。

這是一條狹仄而且骯髒得有些程度的胡同，十六七

間破舊的矮屋，正似鴿籠一般排列着，也許是蓋造這些屋子時工匠在材料和工程上偷了些巧；其中有幾間屋子爲了年代過久或住戶任性糟塌等複雜原因，一部份基柱業已帶着傾側的形勢。屋子是毗連着的，祇要中間有一所傾斜，其餘的是很難保存着原來的狀態，於是，這胡同中的破屋，很像一行列失去了重心的醉漢。一些心細膽怯的老年人，常爲着全胡同中的住戶擔到一點不十分相干的心，然而住在這些矮屋裏的人，始終是那樣履險如夷的安心居住着，雖然他們並不默，也不傻。

胡同骯髒，屋子又危險，則容留在這裏里的人們，無疑地祇是一班沒有和“幸福”會過面的窮小子：男子們照例是從很早的黎明前出去，直到夜幕開展在天空時纔拖着疲乏的四肢，與一顆浸透了血和淚的心歸來，妻子爲他備些粗糙的酒食，無知的小兒女們有時也有到一幅不懂事的笑臉，在他們父親膝前歡躍着，歌唱着，在後，男子們帶着稀微的醉意與淺薄得可憐的愉悅，進了睡鄉；打着可怕的鼾聲，流着口沫，間或有幾句糊模不可辨的囁語。生活將這些男子們變成一種類似動物的怪東西，無休停地爲別人工作着，不管是嚴冬，或是盛夏。

女人們，有些在家裏做着煮飯洗衣一類的雜務，有些

也上附近一些捲烟廠絲廠裏去做點工，工資縱使微薄一點，對於整個家庭的經濟，終究是有益的補助。有了兒女的母親出外工作，畢竟不是方便的事情，這樣，在每天中，常有一些時間是給那些母親們在閒談中；或鬥紙牌這類事件消遣過去。

鬥紙牌，實在算不得十分壞的事情，輸錢的不過頸紅臉熱很掃興的回去，飯也吃不下，有時則爲了記起去錯的牌在床鋪上頓足捶胸，但一等到丈夫回來，什麼都不敢出聲了。贏了錢的，則顯出有趣的笑容，高興時還唱些“十杯酒”“哭七七”之類的小調；算是勝利的凱歌，於是就有些鄰居圍攏來要她請客遊大世界啊！看影戲啊！就是孩子們也懂得湊熱鬧似的向贏錢的要銅板去買糖吃，如果贏錢的人生性還闊綽，那末遊大世界，看影戲與吃糖，當然立刻可以實現，而贏來的錢也就抓也抓不住的在這些大小客人面前請個乾淨，要是碰到了吝嗇的女人，則她往往會想出頭腳痛癢以及其他種種可以避去請客的理由，懷着這筆儻來的進款，回去在男人面前誇耀。即便有時有人肝火太旺，因算賬而發生些小糾紛，充其量，也不過罵娘而已。

倒是那種看看不甚要緊的閒談，在某種方便下，立刻會產生一些炸烈性，將這胡同中底母親們平日很好的感情炸

個粉碎。揪着打啦，哭着罵啦，甚至飛碗擲盆；祇要是到了那種局面，那種時候，這些女人們往往會忘記一切而作出這些可笑的動作。兩個智識不甚健全的女人發生了糾紛，除非是平日爲她們所尊敬的年高德望底長輩出來勸解而外，是很少有阻止的辦法。在這條胡同裏，張四先生是夠得上那樣資格的人。

張四先生是五十多歲的半老年，他有到慈祥的臉，與一種心平氣和的個性，一切老年人應有的態度，他全不缺少。在前清，他做過三考三落第的秀才，那時張四先生還年輕，這事情是如何使他感到恥辱，他簡直氣得有些發瘋了，在後有人把“蘇秦懸樑刺股”這些故事來勸勉他，他會意了；將一些恥辱的念頭全消滅掉，整天埋首窗前，發奮去讀經練字，短短的幾年間，張四先生的經是讀得爛熟，字自然也進步不少，如果那時再有一次鄉試的話，我想他是穩穩地不會再落第的。祇可惜時運不濟，當他老先生經熟字妙之候，朝廷已從宣統皇帝手裏讓渡給中華民國了，於是眼巴巴的一個秀才，便風也似的在面前溜過。

倒霉的事情，照例總要結着伴來的，張四先生在痛失秀才之餘，接着又死去了妻子，死妻子誠然是一樁使他慘痛的事件，但最使他感到難處的，還是那在襁褓中的女孩子

和那九歲的兒子。女孩似乎懂得她父親的爲難，在他妻死後的半月中，也就將小生命結束了離開人間，張四先生並不爲此而傷心，祇靜悄悄地拖着兒子到一處鄉村裏去教書。

此後數年間，張四先生由教書而測字，擺象棋攤，做小販，父子兩人，老是在長江下游一帶流浪着。

直到晚近，張四先生像住在炭壩裏很久的工人一樣，漸漸地從他工作的場所發現了一線光綫；兒子在紗廠裏當學徒已經滿了師，因爲識些字，而且人也聰敏，每月竟能掙到二十五塊錢的工資，以此維持這個父子兩人的簡單家庭，當然不致感到若何困難。其實，就這胡同中的一般經濟狀況而論，張四先生家裏不僅感不到困難，簡直是有些餘裕的樣子了。——例如每個星期中，張四先生總得買幾毛錢肉或是一點魚來換換口味，要是旁人家，則一年三百六十日，照例是青菜豆腐蘿菔乾，吃一塊臭鹹魚，已經是了不得的‘大開殺戒’。如果你會在他們飯碗裏發現些肉片時，那末不是那家女主人賭贏了幾文錢，便該是男人坐電車揩過一次油。

張四先生如今雖上了些年紀，做人是最通達最權變不過的了；他明白自己雖是滿腹經綸，教書那回事可不能再

幹下去，測字則未免有些江河氣，擺象棋攤吧，似乎該有點流氓腔調，自己縱使不濟些，總還是個讀書人，說到做小販，那是更有喪書生的身份，反正兒子每月的進款已夠生活，自己樂得躲在家裏享受些晚年清福了。像這樣有眼光有見地的哲學，假設張四先生不通達，不權變，又如何想得出來呢？

雖說是躲在家裏享清福，在張四先生自己看來：從每天早晨七點鐘起身，以至晚上九點半鐘睡覺，其間一分一秒的時間，他自己都用到極精微的計算，按步就班地在一些十分正經的事件上將牠用去。這，在他老人家，倒並不是從教科書看到了那些“一寸光陰一寸金”的格言纔那麼愛惜光陰的。而且他對這句格言，甚至還有到很充足的反對理由；他說：“如果我真的省下了一寸光陰，那末這一寸金究竟到什麼地方去換呢？”在這樣一種空前絕後的高見之下，這句格言便被張四先生始終認作“鬼話”，或竟是“狗屁不通”。所以張四先生的計算時間，決不是動機於惜陰；祇不過是應環境與事實的需要而已。

是張四先生的刻板工作：——每天早晨起來洗過臉，吃了早餐與幾口水烟之後，他開始將兒子從廠裏拿回來的那份隔夜申報，從第一張的封面廣告讀起一直要讀到本埠

增刊的戲目廣告爲止，除掉中間有些英文字或阿伯拉數目字而外，他總是一字一蹬足，一句一搖頭的吟誦者。讀到那些殺人搶劫的新聞，他必攘臂搥胸；大有捕而殺之的氣慨，看到了強姦情死的紀載，則喟然長嘆，若不勝其世風日下之感。等到報紙看完，辰光總在九十點鐘的時候了，接着便淘米洗菜，慢慢地將自己的午飯煮起來。

這其間，張四先生是邊在工作，邊在計劃如何將剛才看來新聞裝點得有聲有色地去講給胡同中那班母親們聽？午飯畢，略事休息，張四先生便一手捧着水烟袋一手提了茶壺，踱着極文雅的步伐，走上李四嫂的家裏來。

李四嫂在這在胡同中，可算得一個寬宏量大的女性；而且有些孟嘗君的遺風。人很和氣，全胡同的人沒有一個說過她的壞話。雖說孫老太太曾經爲了自己的貓偷吃她一個魚頭，被她將貓腳打蹺而罵過她太刻薄，然而說她好的人畢竟居多數；於是，李四嫂終究是胡同中的好人，也終究是公認的典型人物。

人一好，來拜訪她的親近她的人自然也特別多。如此，一到下午，李四嫂家裏立刻是“羣賢畢至，少長咸聚”，了，鬥紙牌的鬥紙牌，不鬥牌的便齊坐在天井裏，恭候張四先生來講新聞。李四嫂對這批不召而來的賓客，有時也

有“太多”之感，但是一想到自己那種有口皆碑的好名聲，也就連個“多”字的念頭都不轉了，更遑論乎“太”？何況這批賓客的光降，在她所受到的損失，充其量也不過多費些茶水。更何況鬥紙牌的贏錢者總有幾個“頭錢”留下來而且有時又可從張四先生的水烟袋裏，吸到幾口好烟。

張四先生講新聞是有一種講的“架子”，和講的“天才”。先是走到天井裏向大家問一聲“飯吃過嗎”，然後一邊點頭一邊向那隻除了他老先生別人不敢坐的破籐椅上坐下，再慢慢地從懷裏摸出一副銅邊的玻璃眼鏡來，架在鼻尖上。說起這眼鏡，張四先生本不一定需要，也許載上比不載上更糊塗些。然而在他老先生的心裏，總以為載眼鏡多少有些讀書人的氣派，而且在這羣女人們的目光中，載眼鏡說不定會更使她們加重些敬意。這樣，作算載上了眼鏡真的更看不清楚，張四先生也非忍痛耐苦地將牠載上不可。眼鏡一戴好，他老先生是要開始舉起那份隔夜申報來唸報紙了。

不！不是唸報紙；是講新聞。

在張四先生的哲學中；也許“唸”同“講”是一樣的事情，反正是依着報紙說出來，不造謠言就得啦！其實，每一個新聞到了張四先生嘴裏，總得變動些樣子。——譬如報上說強盜被巡捕打了一鎗，他一定要說打了三鎗，報上

說打了三鎗，他就要說強盜被打死了。加以新聞中有時也有幾個怪字是他不十分識得的，於是，張四先生便能引用‘‘天才’’，將這不十分識得的字唸成自己所熟識的字。

新聞一開講，至少總得經過兩個鐘頭纔終場。張四先生是越講越高興；愈講愈起勁，講到興奮時，竟然會像唱京戲似的帶跳帶做。那些聽講的母親們呢，好像當兵的上操一樣，既不嫌其冗長，亦不厭其煩雜，就是頑皮的小孩子，有時也會靜悄悄地站在旁邊聽講，甚至連腳趾都不敢在地上擦出些聲音來。

講完新聞，正是胡同中那些男主人們從工作場所歸來的時候，鬥紙牌的女人，爲避免丈夫的責罵計，自然也要散場，於是，這許多母親們好像‘‘衆星拱極’’似的前後左右地圍護着張四先生出了李四嫂的門。張四先生自己也很得意的捋鬚微笑，活像一朵開放在野玫瑰叢中的梨花。

燒夜飯這樁事情，是張四先生兒子的職務了。他老先生則燃着了煤油燈，擺出‘‘餓虎扑食’’的姿勢，伏在桌上看一些‘‘珍珠塔’’‘‘文武香珠’’‘‘薛仁貴征東’’之類的閒書。在這些閒書中，他往往會搜羅到可以使新聞改變得古今參半式的資料。說句良心話：張四先生一日的的生活，在此時也許真能享到一些悠悠然的清福。

到了晚間，張四先生似乎又要忙起來了；孫老太太拿過一本小冊子來叫他上些零用賬，王奶奶挾了那包白天買來的洋標布，要他算一算找出來的錢對不對，考其用意的重心，當然是要使大家羨慕她有錢買布。陳二婦爲了丈夫傷風不愈，也拿了一條紅紙，請他寫些“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之類的咒語，即連好人出名的李四嫂，有時也爲了“頭錢”或賭賬的糾葛，扭着那個對手，要請他老先生來評一評理性的。諸似此類的事情，常常使張四先生將整個黃昏的時間，消磨淨盡。

此外，尚有一種工作，是他老先生最高興做沒有的，那便是寫信。在他的見解，以爲寫信既可練字，又便作文章，而且平常練字作文，都要自己出錢買紙，若替人家寫信，則不僅可省下買紙之費，兼可得到些“讀書人”“吃墨水的”底榮譽。如此名利雙收的事情，張四先生並非獸子，又何樂而不爲呢？因此一些“父親大人足下”“岳母粧次”之類的模範尺牘，時常從這胡同中寄發出去。

像張四先生那樣“博學多能”“急公好義”的長者，既有慈祥的臉，更有到待人接物面面俱到的好脾氣，在目今天下紛紛的亂世，自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完人。既是完人，無疑的必受到大家的信仰，信仰會產生出力量來，

有力量便等於有權威，如此，張四先生雖無九五之尊，在這胡同中也就無形地被認作盟主了。

x

x

x

x

是下午兩點鐘的辰光。

陽光給這條狹仄而且骯髒得有些程度的胡同灌注了許多活力，使人一望而知是春天到了。幾個孩子在胡同中嬉戲着；有的在捉盲，有的在踢毽子拍球，也有用手挖起溝裏的污泥，作出他們所想象得到的各種東西底模型。春賜予人間的快樂真是太多，而孩子們所感受到的則又比成年人多。

靠近孫老太太後門口的一大堆垃圾，此時爲日光所蒸晒，起了化學作用；發出一種類似‘阿莫尼亞’的怪味，幾隻小麻雀在上面跳躍，預備從這裏覓到些人類所棄餘的食料，有時孩子們不在意的跑過垃圾堆前邊，牠們便哄的一聲飛散，然一轉瞬間，又即刻飛回原處。牠們對這堆垃圾似乎感到特別興趣，正如胡同中的人不覺得垃圾堆的怪味一樣。

張四先生提了茶壺和水烟袋，從自己家裏出來，預備上李四嫂屋子裏去講新聞。他還在鎖家裏的門，便給孩子們發現了，於是，他們像螞蟥螳螂似的圍攔來，叫着，問着：

“四伯伯！”

“張伯伯！”

“嘿……嘿……”

“你去講新聲，是不是？”

“張四公公！”

“嗯……”張四先生邊走邊在應付這批孩子們。好容易轉過垃圾堆，走到了李四嫂門前，孩子們也好像已盡了護送的職任，各自散去；繼續玩。

首先瞧見這“胡同盟主”的是孫老太太的女兒三姑娘。她在去年春天已出嫁了，後來結婚不到四個月，三姑娘便產了一個孩子，她的丈夫死不認承是自己下的種，就以“不正經”“偷漢子”等等理由，將她退還娘家。起初，孫老太太也曾爲了此事氣得幾乎生病，在後經她女兒用了“文明”“自由”等新名詞來解釋一回，也漸漸將這事認作文明世界的自由而淡然置之。此刻三姑娘是坐在天井裏可以望得到門口的左角裏，她以極親熱的口吻在歡迎張四先生：

“喏……喏……四伯伯來了！”她先告訴了大家，然後改換口氣：“四伯伯，你來啦！當心那門檻邊的窟窿！”

“嘿……嘿……”張四先生照例是那樣笑，照例

是走到天井裏去坐在特備的破藤椅裏，又照例是戴上眼鏡，再從口袋裏摸出那張隔夜申報。

“今天有新聞嗎？講給我們聽。”是陳二孀的聲音。

“新聞，多得很哩！報館裏那些小子，沒事還得造謠言。聽說謠言造得好，還有官做……”

“造謠言還有官做，真是什麼話。”

“現在時世不同了。我從前下了死功夫讀書，連秀才還考不上，此刻祇要會造謠，什麼官都幹得成。現在政府裏最喜歡用會造謠的人……”語氣中，大有不勝今昔之感。

這裏，引起了王奶奶的反對與不平了。王奶奶是歡喜吃素唸佛的女人，尊重因果論的。

“造謠言是喪德的事情，就算暫時給他們瞞過佛菩薩而升了官，將來一旦給天神天將查出，至少要罰他們絕子絕孫。而且死後到了閻羅王那裏，一定要被挖舌頭！阿彌陀佛！”

“這才是報應啊，天老爺決不欺人的。”李四嫂捧着茶杯從房裏出來，且喝且附和着。

“說不定現在的菩薩和閻羅王媽虎得多了，畢竟時世不同啊！”張四先生還堅持時世不同的見解。